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三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人執以見日瑞禮神日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謂纁纁疏掌玉瑞玉器之藏者此官爲玉瑞器受藏之府玉人追琢既成皆入於此官與玉府爲官聯也云辨其名物者若六瑞六玉之等云與其用事者賈疏云爲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視之等皆是也注云人執以見日瑞者據大宗伯以鎮圭等爲六瑞此圭瑞兼天子諸侯所執玉書舜典云輯五瑞又云修五玉御覽珍寶部引尙書大傳云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此謂諸侯之朝於天子

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史記正義引鄭書注云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案書五瑞專屬諸侯故伏生馬鄭並偏舉一義與此經小異也云禮辨曰器者據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賈疏云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璜琬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尙書云如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案賈說是也左文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重之以大器對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是瑞器對文則異散文亦通唯舜典五器史記集解引馬融以爲五玉而公羊隱八年徐賾引鄭書注則云授摯之器有五龜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

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則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是鄭說玉器不爲玉賈引彼爲釋蓋據馬傳非鄭義云瑞符信也者廣雅釋言云瑞符也敘官注云瑞節信也云服飾服玉之飾謂纁藉者服玉卽下大圭之屬皆有纁藉爲飾玉人大圭云天子服之是也與玉府服玉爲冠飾異賈疏謂纁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非其義也又案凡玉瑞器疑並有纁藉而此經唯大圭鎮圭五等諸侯命圭璧及琮圭璋璧琮有纁餘並無文以玉人琬圭及大中邊三璋皆有纁推之則諸祭玉及玉飾等或咸有之經文不具耳詳後及玉人疏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榦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當春分朝日

秋分夕月觀禮日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首  
讀爲指紳之指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鉅也瑱讀爲鎮玉人  
職曰大圭長三尺杆止紮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  
守之纁讀爲藻率之綵五就五而也一而爲一就疏王首大圭  
執鎮圭者以下並此官其設玉瑞器之官法也戴震云鎮圭瑞  
也大圭笏也故指大圭而執鎮圭天子玉笏玉藻云笏天子以  
球玉笏于輕重己曰天子指玉笏以朝日是也云以朝日者凡  
王內外大小祭祀蓋皆指大圭執鎮圭此唯舉朝日者文不具  
也曲禮孔疏據鄭志說謂王祭天地宗廟及日月皆執鎮圭則  
亦指大圭可知玉藻云入大廟說笏非古也明王祭宗廟亦指  
玉笏鄭彼注謂凡吉事無所說笏又謂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

笏則笏可指可說矣又後別有圭璧以祀日月彼爲禮神之玉  
置於神坐非摺執所用互詳大宗伯疏 注云纁有五采文者  
聘禮記注云襟采曰纁案二采以上皆爲襟采云五采者據此  
經天子瑞玉之纁言之也左傳桓二年孔疏云五采謂玄黃朱  
白蒼云所以薦玉者聘禮記注云纁所以薦玉垂慎也又士虞  
禮注云藉猶薦也案凡玉有纁者爲拜時奠之備毀傷詳大行  
入疏依此注義據畫采言之謂之纁據薦玉言之謂之藉其實  
一也禮別有繫玉之纁及束帛之藉則其用絕異聘禮記說圭  
纁云皆玄纁繫長尺綯細注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  
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聘禮經又有垂纁屈纁皆卽繫  
玉之纁畫章衣板之纁以薦玉不可以垂屈蓋繫組亦屬於畫

韋之纁故得通名纁然非所以藉玉故不得通稱藉也曲禮云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此卽東帛之結鄭彼注云藉  
纁也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東帛而裼亦是也又聘禮記注亦以  
纁釋藉賈氏二禮疏及王制孔疏並以屈纁垂纁釋有藉無藉  
是誤謂繫組亦通稱藉戴震云以其施采謂之纁以其承玉故  
曰纁藉而不可名之爲藉蓋藉玉者有不必纁也東帛加璧束  
帛加琮則束帛爲之藉矣案戴申曲禮注後一說足正賈孔之  
誤又書舜典有三帛公羊隱八年徐疏引鄭書注云三帛所以  
薦玉也受瑞王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緇高辛  
氏之後用黑緇其餘諸侯皆用白緇周禮改之爲纁也案赤緇  
黑緇白緇之說曲禮孔疏引舍文嘉通典寶禮引尚書中候並

同蓋鄭所本據鄭彼注則古用帛周用纁其爲薦玉則同也云  
木爲中韎用韋衣而畫之者大行人注云纁藉以五采韋衣板  
者覲禮注云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圭之大小聘禮注義同賈  
疏云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版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  
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案鄭說纁以爲韋衣木賈聘  
禮疏謂依漢禮器制度而知則鄭自據漢禮不爲無徵春秋繁  
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玉厚九分白藻五絲主  
地法夏而王玉厚八分白藻四絲主天法質而王玉厚七分白  
藻三絲主地法文而王玉厚六分白藻二絲案董子所謂藻卽  
纁也然其所述旣非一代之制於禮經瑞玉纁采制度亦無一  
合者彼云白藻則無樛采又用色絲則當爲織帟所成與鄭書

章說亦不合也云就成也者爾雅釋詁文巾車弁師大行人注  
並同典絲注云采色一成曰就案成者猶備也謂衆采等列相  
間全備是謂一就此就據畫章而言與冕旒用采絲異也國語  
齊語云縷纂以爲奉章注云奉藉也所以藉王之藻也縷纂以  
爲之與董子說相類或亦兩漢經師之舊義陳祥道亦謂圭纁  
織絲爲之與冕纁同金榜又據典絲凡祭視共黼畫組就之物  
謂采就宜以絲爲之此並與董章說同非鄭義也云王朝日者  
不有所尊訓民事君也者穀梁莊十八年傳云雖爲天子必有  
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國語周語云  
內史過曰先子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是鄭所本也云天子

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者書堯典云寅賓出日以殷仲春又云  
寅饗納日以殷仲秋孔疏引鄭書注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  
寅饗納日謂秋分夕月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云迎  
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  
維予一人某礻拜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  
出日此之謂也大戴禮記公冠篇載迎日辭同獨斷云天子父  
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  
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分夕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  
也周語韋注說同南齊書禮志何佟之議云周禮典瑞王摺大  
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  
分夕月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虛植云朝日以立

春之日也鄭立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儀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傅云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虛植云用立春之日冬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立之言得其義矣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薛靖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立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潛于容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

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冬之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案何申鄭義是也鄭以朝日夕月在二分義本伏馬與堯典二仲賓饑之文符合故蔡邕韋昭及初學記禮部引曹大家列女傳注說並同盧植以爲立春朝日則夕月當以立秋蓋謂迎春迎秋之時兼迎日月郊特牲祭義孔疏引崔靈恩說又謂四時迎氣並祭日月則胤說無徵孔氏已駁之矣詳小宗伯疏管子輕重己篇云以冬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

服青而纁青指玉芴帶玉監號曰祭日犧牲以魚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天子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指玉芴帶錫監號曰祭月犧牲以雉依管子說祭日以冬至後四十六日此與盧氏立春之說合而祭月以夏至後九十二日則又與鄭說秋分同揆之禮例既有參差而牲用羔魚尤與大祭牲牢不合管子文多駁雜亦未足馮也大戴禮記四代篇云於時雞三號以興庶庶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涪是以天子盛服斲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玉燭寶典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朔迎日於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公冠記亦附記迎日之文與伏傳正同正月朔作正月朔日又并載伏傳春分迎日

祝辭連屬爲一實則正月朔之迎日與春分禮不同今本正文及注尤滯混不可通蓋皆後儒采摭綴益非古記之舊文此皆謂正月朔之朝日也春秋莊十八年經春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惠士奇孔廣森據穀梁及玉藻聽朔之文謂天子每月朔有朝日綜校諸說蓋天子朝日之禮每歲凡十有四舉一立春日一春分日并十二月每月朔日爲十四其會同拜日則無定時不在此數十四者之中唯春分之朝爲特祭其禮尤重秋分夕月亦同掌次朝日張大小次設重霏重案與祀五帝禮同其爲正祭隆重之禮可知餘月並唯朝拜而不祭故馬鄭並據二分爲釋曲禮疏引鄭志說亦以此朝日爲祭日是也又案依此

注及鄭志說蓋朝日夕月禮略同經不言夕月者文不具也唯  
國語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小采夕月韋注云周禮王摺大圭  
執鎮圭蔭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朝日以五采則  
夕月其三采也依韋說朝日以五采夕月以三采謂與公侯伯  
圭纁同又韋引虞翻說云大采衰纁也或云少采繡衣也玉藻  
疏引孔晁說與虞及或說同此與鄭玉藻注玄冕朝日義不合  
則韋昭已駁之矣引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者鄭彼注云此  
謂會同以春者也與春分朝日不同此引之者明春分朝日亦  
於東門之外與彼同彼又有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  
門外注謂會同以夏秋冬之禮與二分之一分之祭無涉故不引也又  
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

寸指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夔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文與此經略同然則會同朝日雖非日月正祭其禮蓋懸相等也又案二分朝日夕月伊邇蔡說在東門西門之外蓋謂郭門之外卽東西郊壇坎之兆也故穀禮拜日在東門之外而朝事記云朝日東郊郊有日月之兆小宗伯注云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故保傅盧注云祭日東壇祭月西坎是也其四代記謂每月朔朝日東堂東堂卽明堂青陽明堂在南郊此與東西郊坎壇正祭及南郊主配附祭並異也日月壇兆並詳小宗伯疏古書通以東西爲朝夕故禮曰東方謂之朝禮月西方謂之夕於壇兆則分東郊西郊於明堂則分東堂西堂其義並同漢以後議禮者並誤謂朝日東向夕月西

周禮正義 禮三十九

五百四十七

向遂啟薛靖之發黃以周云天祈皆當南向禮言祭日東祭月  
內者謂光日東郊兆月西郊鄭注是也豈東向西向云乎哉東  
向拜日西向拜月漢制之失也案黃說是也凡東西通言朝夕  
詳大司徒司儀匠人疏云故書璜作瑱者天府注同小行人三  
用璜圭字亦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爲指紳之指者指紳釋文作  
薦申段玉裁據彼改爲晉讀如薦申之薦云薦申卽俗云指紳  
也薦指正俗字申紳古今字此注當依釋文俗本作指紳者非  
也案段校是也史記五帝本紀薦紳先生集解引徐廣云薦紳  
卽指紳也古字假借先鄭蓋卽本史記又封禪書作縉紳索隱  
引姚氏云晉當作指紳注周禮云縉讀爲薦謂薦之於紳帶  
之間案姚祭引此注指作縉者蓋涉史記正文而誤而讀爲薦

則與釋文正同足證陳隋本皆如是作矣云謂插之於紳帶之  
間者插釋文作兩廣韻三十一洽云兩俗作兩阮元云捕者正  
字兩者假借字詒讓案依姚察所引則古本插或作薦士喪禮  
指笏注云指插也插於帶之右旁此大圭卽玉笏與士指竹笏  
同內則鄭注云紳大帶也賈疏云凡帶有二者大帶大夫已上  
用素士用練卽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  
紳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間也案雜記說申加大帶於革帶  
之上鄭注孔疏並謂革帶上加大帶則此大圭當指於革之外  
紳之內賈謂紳外革內非也左傳桓二年孔疏誤亦同云若帶  
劍也者御覽服章部引周書云武王去劍指笏以示無仇蓋武  
事則指劍文事則服笏故指之革外紳內亦同處也云瑱讀爲

鎮者段玉裁云據玉人璽圭之文易之上文玉鎮同也引玉人  
職曰大圭長二尺杆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彼注云終葵椎也  
爲椎於其上上明無所屈也杆柄也此經不著大圭形度而引玉  
人職以補之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亦玉人文引之以  
證鎮圭之尺度也云纁讀爲藻率之藻者司几筵纁席先鄭注  
同聘禮記注云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璪案纁璪亦古今字禮  
記說纁亦作藻左傳之藻擗杜注卽此經之纁故先鄭此注亦  
讀纁爲藻魯語章注引此經亦作藻依先鄭讀也後鄭則以纁  
爲襍采正字不從先鄭讀說文又從今文作璪詳司几筵疏云  
五就五而也者說文而部云而周也俞樾云就讀爲集詩小旻  
篇是用不集毛傳曰集就也韓詩作是用不就蓋就與集一聲

之轉故聲近而義通集之言襍也古謂一匝爲一襍淮南子陰  
言篇以數襍之書憂天下之亂高注曰襍匝也人生子從子至  
亥爲一匝說苑修文篇如矩之二三襍規之三三襍周則又始窮則  
反本也三襍卽三匝也襍從集聲而謂之襍故亦謂之集司農  
讀就爲集故以而訓之云一而爲一就者賈疏云一采爲一而  
五采則五而一而爲一就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爲一就下文  
二采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采爲一行二采  
共爲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各爲一就卽此上下文是也或一  
而二行爲二就就卽等也故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  
九寸又云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再就謂三色色色爲  
再就就亦等也二色卽六等禮記襍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三

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單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也曲禮孔疏引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云就也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三就也二采二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故再就也二采一就者以卿大夫卑二采采則別唯一行共爲一就知然者禘記及聘禮記二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別爲二等也此卽賈所本禘記孔疏說略同金榜云周官經纁藉及冕旒樊纁皆有就注皆訓就爲成典絲注采色一成曰就大行人注每處五采備爲一就聘禮記注三采六等爲二色再就是朱白蒼爲一就重言朱白蒼爲再就典瑞瑤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文合由是差之天子之纁五采備爲一就公侯作三采備

爲一就于男二一采備爲一就其著明矣采備爲就采別爲等等  
又謂之行襍記注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爲再行是也典瑞  
三采三就聘禮記三采二就禮文或損或益抑記人之異說誠  
不可強同者熊氏因襍記注畫之爲再行遂謂采別二行爲一  
就以三采六等與典瑞三采三就相傳合賈孔之徒因循其誤  
蓋由讀注未審黃以周二云據鄭聘禮襍記注三采再就爲朱白  
蒼朱白蒼六等則三采三就有朱白蒼朱白蒼朱白蒼九等矣  
二采一就爲上朱下綠二等則二采再就有朱綠朱綠四等矣  
天子五采五就當有二十五等五采蓋用黃黑朱白蒼案金黃  
說是也朱大詔說同先鄭云一而者亦謂眾采一周也而謂周  
與成訓備義同先鄭以一而爲一就猶後鄭以一成爲一就也

周禮正義 禮三十九

五百四十八

後鄭弁師注亦以一而爲就足證一鄭義本不異聘禮所記亦是公侯命圭之纁而言二采六等不云三采九等與此經不同疑記文有訛誤熊賈孔諸家率於其說乃謂就皆一采而或以一采二行爲一就或以一采一行爲一就二行爲一就者與等異一行爲一就者與等同展轉糾互與經注皆不合不足據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二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一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三采朱白蒼一采朱纁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日朝夏日宗秋日覲冬日遇時見日會殷見曰同疏注云三采朱白蒼者卽據聘禮記所云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爲說但彼三采再就與此經三采二就

不合詳前疏云一采朱絲也者聘禮記云問諸侯朱絲纒八寸注云一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案彼朱絲八寸者乃此下珠圭璋之纒非此子男穀璧蒲璧之纒彼注二采再就當作一就鄭知子男纒二采亦朱絲者以彼文推之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觀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下同此證諸侯親用圭璧之事鄭彼注云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彼雖是秋見之禮其春夏冬三時並同又彼據公侯伯言故云奠圭若子男則奠璧也云侯氏見于天子春日朝夏日宗秋日觀冬日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者並據大宗伯文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郝懿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郝子執玉高其

容何疏注鄭司農云亦執圭瑩以相見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

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  
纒從其式車所以別義也賈疏云亦如上文公執桓圭以下案  
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卽司儀所云凡  
諸公相爲賓侯伯子男之相爲賓如公之儀又諸公之臣相爲  
國客伯子男之臣云亦如之若不敵則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  
小國皆是諸侯相朝之法云故郝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郝子  
執玉高其容仰者定十五年左傳云春郝隱公來朝子貢觀焉  
郝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杜注云玉朝者之贊引  
以證諸侯相見亦執玉也球圭璋璧琮繅皆一采一就以覲聘  
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眾來曰覲寡來曰聘鄭司農

云珠有沂鄂珠起

**疏**

珠圭璋璧琮練皆一采一就以覘聘者玉

人云珠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覘聘又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  
天子珠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聘禮記云問諸侯朱練八寸  
是此纒一采亦朱練也荀子大略篇云聘人以珪白虎通義又  
質篇云璧以聘問公羊定八年何注述禮同蓋謂珠圭璧也賈  
疏云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  
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穀璧蒲璧之  
文直珠之而已故云珠圭璋璧琮此謂公侯伯之臣也若子男  
之臣豈得過本君用以圭璋乎明子男之臣亦用珠璧琮也二  
采一就者謂朱練一采共爲一就也詒讓案子男之臣享王后  
當降用琥璜此經不具詳玉人疏注云璋以聘后夫人以琮

享之也者聘禮云使者受圭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  
玄纁束帛加琮又云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鄭彼注云享獻也  
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己同體爲  
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妃  
合之象也賈疏云鄭欲見此經遣臣聘法有聘天子并有自相  
聘二者俱見故云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也明知圭以聘天  
子與諸侯而璧享之鄭不言圭璧於天子諸侯者以聘后夫人  
文隱故特舉以言之天子諸侯可知也案鄭賈並專據諸侯聘  
天子反自相聘言之實則天子使臣問諸侯用玉亦當同也  
云大夫覲來曰覘寡來曰聘者賈疏云此亦據大宗伯云覘  
曰視謂一服朝之歲卽此覘也故云寡來彼又云時聘曰問亦

無常期卽此聘也故云寡來曰聘案詳大宗伯疏鄭司農云琢  
有沂鄂琢起者沂釋文作圻岳本舊注疏本亦同玉人注云琢  
文飾也玉篇玉部云琢圭有圻鄂也說文玉部云琢圭璧上起  
兆琢也周禮曰琢圭璧又土部云圻地圻也重文圻圻或从斤  
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地圻鄂也案沂鄂者斷畫隆起之謂依  
說文字當作垠鄂此注及輔人郊特牲少儀注皆作沂鄂淮南  
子原道訓云出於無垠鄂之門文選張衡西京賦前後無有垠  
錫李注引許慎淮南子注云垠錫端崖也又甘泉賦李注云鄂  
垠鄂也圻卽垠之或體圻作沂鄂作鄂皆段借字此琢圭  
亦有刻文隆起故云有沂鄂琢起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

圭本著於盤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爲抵欺之抵上帝立天之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疏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者以下凡言祀天地諸神圭玉並謂禮神之玉與燔瘞之玉異詳大宗伯疏玉人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聶崇義云此四圭亦博三寸厚寸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賈疏云於中央爲璧謂用一大圭琢出中央爲璧形亦內倍好爲之四面琢各出一圭天子以十二爲節蓋四廡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爲邸蓋徑六寸摠二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詒讓案嫌以四玉合邸爲之故云一玉俱成明四圭同邸爲一玉琢成

也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四圭有邸者象四方物之初生以璧  
爲邸者取其初生之圓匝也其玉色無文今謹案既有邸皆象  
物初生又當春氣之始威仰又爲青帝其色宜青案崔謂此四  
圭有邸色亦以青理或然也引爾雅曰邸本也者釋言文郭本  
邸作抵阮元云司農自據當時爾雅且司農邸有兩說唯作邸  
斯兩說可該倘作抵則不能該後說矣案阮說是也玉人兩圭  
後鄭注亦不改爲抵可證邸抵聲類同云圭本著於璧故四圭  
有邸圭末四出故也者圭上刻者爲末下連璧爲本四圭共著  
一璧爲抵故四末縱橫歧出矣御覽珍寶部引馬融注云四圭  
相連皆外嚮共一邸長尺二寸與先鄭說同云或說四圭有邸  
有四角也者此廣異義也四角謂刻成芒角四出質疏謂卽桓

圭之桓疑非云郎讀爲抵欺之抵者段玉裁云後說謂四圭有芒角故讀爲抵欺之抵抵欺漢人語哀帝紀東方朔傳作詆欺枚舉傳作詆媿鄭祗作抵有芒角如抵拒也云上帝玄天者大宗伯注同謂此極上帝也先鄭意天與上帝卽大宗伯之昊天上帝圜工所祀者也詳大宗伯疏云玄謂祀天夏至郊天也者國泰壇祭天也賈疏云凡天有六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據冬至祭昊天於圜工者也彼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四時迎氣及摠享於明堂之等祭五方天也彼惟不見夏至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至郊天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卽郊特牲云北日於南郊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案夏正郊天禮詳大司樂疏然卽

賈說非也南郊祭受命帝及五郊明堂祭五帝雖亦用四圭而此經云祀天自專指昊天故與旅上帝爲受命帝別文王昭禹李光坡方苞莊存與並以此祀天爲冬至圖正祭昊天與先鄭說同是也後鄭以大宗伯蒼璧禮天爲圖正之祭故不得不以此爲夏正南郊祭受命帝不知彼乃祀方明之玉非正祭禮神之玉也詳彼疏云上帝五帝者大宗伯注同賈疏云案宗伯青圭之等已見祭五方天帝此又言者彼據常祭此據國有故而祭日旅用玉與郊天同四圭有邸也詒讓案經以祀天與旅上帝別文則先鄭以天爲昊天得之而以上帝亦卽昊天非也掌次以大旅上帝與祀五帝別文則大旅不及赤黃白黑四帝後鄭以上帝爲通指五帝亦非也經凡言上帝者皆指受命帝周

受命帝卽蒼帝凡夏正郊祀及五時迎氣祭五帝蓋當同用圓圭有邸而經止云旅上帝者舉非常之祭以見常祀舉受命帝以該五帝亦省文互見之例也至大宗伯禮四方之青圭等亦視方明之玉非正祭所用彼注以迎氣爲釋殊誤互詳掌次及大宗伯疏宋書禮志引晉徐邈議云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又樂志亦引邈云祀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祀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變言上帝爾又引劉宏議亦用邈說案

徐氏亦知上帝非五帝而謂卽天則又失之明堂本祭五帝考  
經言上帝者五帝以受命帝爲最尊也詳大宰疏舊唐書禮儀  
志引徐堅康子元等議謂此經視天旅上帝謂視昊天上帝之  
時以旅五方天帝則合旅視爲一時事其說尤謬又唐人多誤  
釋此旅上帝爲歲祭五帝亦詳掌次疏云所郊亦猶五帝殊言  
天者尊異之也者鄭誤以祀天爲南郊祭蒼帝而蒼帝卽五帝  
之一經不宜以天與上帝別文故謂尊異感帝而殊言天不知  
此天自指昊天非感生帝也引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  
帝及四望者賈疏云證旅上帝是國有故而祭也但旅四望下  
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連引之耳兩圭有邸以視地旅四望兩  
圭者以象地數二也併而同邸視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疏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者御覽珍寶部引馬融注云兩圭  
五寸旅陳案據玉人文誦崇義云兩圭有邸祀北郊牲玉皆黑  
色注云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者易繫辭云天一地二漢書  
律曆志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故鄭以兩圭象地數也今  
案祀地兩圭者取降於天之四圭非象地數也四圭亦不象天  
數可證鄭說未然云爵而同邸者同邸釋文作同抵阮元云此  
作邸爲是上經四圭有邸注中不故作抵字則此亦不當改買  
疏云案玉制注臥則僻彼僻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  
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僻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  
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論讓案玉人注亦云有邸僻  
其本也說文舛部云列對臥也玉篇人部云僻相背也與舛同

是儔卽舛之別體辭而同邸卽謂圭崙相背而同繫一邸也陳  
祥道云壁天象也祀天則四圭邸壁琮地象也祀地必兩圭邸  
琮案陳說是也趙溥載震黃以周說並同賈推卽義及鼂氏二  
禮圖謂兩圭邸亦以壁與四圭同非也五許玉人疏云祀地謂  
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卽泰圻祭地也漢書郊祀志匡衡張  
譚議云瘞地於北郊卽陰之義賈疏云以其宗伯所云黃琮禮  
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  
之神案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是也但三王  
之郊一用夏正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  
州既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之又大司樂賈疏云  
知祭於北郊者孝經緯又以其與南郊相對故也詒讓案此祀

周禮正義

禮三十九

十六

卷四十八

地當爲祭大地王昭禹李光坡方苞並以爲夏至方土之祭是也蓋兩主所用自以方土爲主而兼合北郊鄭以大宗伯禮地用黃琮爲方土之祭故以此祀地專屬北郊不知彼乃祀方明之玉非地之正祭所用也詳彼疏又鄭以北郊祭神州謂專祭中國九州之地與方土祭大地者異書益稷孔疏引鄭書注云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出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神州者王所居五土之神也又云崑崙四面有和今神州是一和也案神州之說出於國緯其言未經以義求之北郊之祭卑於方土當祭后土后土爲五土之一猶之南郊祭蒼帝爲五帝之一也北郊之祭時月經注無文賈此疏及大司樂疏並謂在七月晉書禮志引顧祖表云北郊之月古無

明文或以爲夏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爲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舊唐書禮儀志引三禮義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於北郊曲禮孔疏云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孔兼存兩說無所折衷御覽禮儀部引禮記外傳又云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金鶚云方丘在午月與園丘在子月正對則北郊宜在申月乃與南郊在寅月正對不宜與南郊同月也且郊必卜日或上辛中辛不吉而用下辛郊天已近月終則將以何日祭北郊邪若與郊天同日恐行禮者至於厭倦也若至卯月北郊則又亂其例也況帝髣配方丘后稷配北郊則北郊

宜後於方丘豈可先方丘而行之哉淮南天文訓云涼風至則報地德涼風至在申月立秋節報地德當是祭地此其證也案金說是在也又史記封禪書述周官舊說夏至祭地祇外無北郊之祭漢書郊祀志及三輔黃圖載王莽議亦以北郊方丘爲一祭法孔疏引董仲舒劉向王肅等並謂圖丘卽南郊則亦以方丘爲卽北郊故左傳桓五年孔疏云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晉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案據孔說是王肅亦謂北郊方丘爲一別無神州之祭金鶚申鄭難王云澤中方丘非人所爲而北郊則爲壇以祭謂之泰折其地不在澤中又泰折定在正北近郊而方丘則無定處北郊非方丘明矣大司樂前

鐘爲宮大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而其上文云奏大族歌應鐘以祭地而是樂不同也安得  
並方丘北郊爲一乎案金說是也又案祭社稷之玉經注並無  
文郊特牲孔疏引崔宗思云玉當神州同用兩圭有瑁以四望  
亦用兩圭故也通典吉禮亦引崔氏謂社稷玉同四望云以圭  
銳首象土生物是也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  
於圭頭爲器可以挹也裸祭謂之瓚故詩曰鄭彼玉瓚黃流在  
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立謂肆解牲體以祭  
月以爲名司行曰祿漢禮瓚槃大五升日徑八寸下有槃口徑  
一尺疏裸圭有最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灌鬯之圭尺二寸  
亦擇玉人文裸圭謂以圭爲柄有瓚謂以金爲瓚所謂天子圭

瓊也王后及諸侯並用璋瓊卽玉人大中邊三璋云黃金勺者此瓊亦卽勺也書康王之誥云上宗奉同琯又云乃受同瓊王三宿三祭三吃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咨拜太保受同祭嘒宅受宗人同拜王咨拜爲孔傳云同卽名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述鄭書注訓爲酒杯江聲王鳴盛孫星衍並謂卽圭瓊璋瓊則此瓊又名同也虞翻別傳又引今文書同作銅則疑玉人黃金勺卽銅之黃色者詳玉人疏又案祿圭長度與鎮圭同玉人三璋瓊有纁此圭瓊文制視彼尤隆則亦宜有纁疑亦當同鎮圭五采五就此經及玉人並不云纁者文不具也云以肆先王者賈疏云謂祭先王則宗伯六享皆是也案肆先王通神胎及時祭言之大宗

伯六享依鄭賈義皆有肆裸今攷饋食禮殺不用成牲亦無一  
裸則此肆先王內唯有五享矣又左昭十七年傳鄭神龜曰用  
璫學玉璫鄭必不火是外祀祈禱亦有用玉璫此不言者非恆  
典也云以裸賓客者此據朝覲諸侯言之凡五等諸侯來朝覲  
禮及饗並有裸賈疏云則大行人云上公再裸侯伯一裸之等  
是也林喬蔭云大國孤禮但以酒不以鬱鬯則不得謂之裸案  
林說是也 注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璫  
者明璫爲挹鬯之器卽灌禮之槃玉人璋邸之勺王制注云圭  
璫鬯爵也白虎通義攷黜篇云玉璫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  
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氣也郊特牲孔疏引王肅云璫所以  
斟鬯也案說文手部云挹扞也又斗部云斟挹也王說與先鄭

同但詁釋先鄭意蓋謂瓚爲挹也之勺因以爲爵說殊未析詳  
玉人疏賈疏云卽鬱也言祿言祭則祿據賓客祭據宗廟  
也詒謙案先鄭此注祿字疑本當爲灌大行人王禮再祿而酢  
先鄭注云祿讀爲灌是先鄭從灌爲正故此下文云灌先王祭  
字亦作灌不作祿後鄭投壺注引此經云以灌賓客亦從先鄭  
讀也今本先鄭注作祿疑後人依經改之又案此經二節注皆  
謂祿圭爲灌尸及賓說文艸部云酋禮祭束茅加於祿圭而灌  
卽酒許說以祿圭酋酒乃祿之異義二節所不取詳甸師疏云  
故詩曰卽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大雅旱麓文引證瓚爲圭頭挹  
卽之器也釋文云卽又作卽案今本毛詩作瑟釋文云瑟又作  
瓚瑟卽蓋並瓚之假字卽疑卽之誤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

所以飾流鬯也鄭箋云瑟絜鮮貌黃流柎鬯也圭瓚之狀以圭  
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案毛鄭釋黃流義小異先  
鄭說或當與毛同玉人祿圭注云有流前注又大璋中璋邊璋  
云鼻寸注云鼻勺流也是瓚勺之鼻謂之流流與勺同質則黃  
金勺卽亦黃金流矣竊疑二家詩釋黃流有謂黃金爲勺流者  
故鄭據以釋三璋之鼻若毛詩說則以黃流爲鬯酒自鼻流出  
故傳云黃金所以飾此以黃金勺釋黃也又云流鬯也此以鬯  
釋流也孔穎達所據崔靈恩集注及唐定本皆如是釋文載別  
本作黃金所以爲飾義亦同唯釋文正本作黃金所以流鬯也  
則似以流爲鼻與崔孔本義異然孔疏所爲俗本疑後人隱據  
玉人注鼠易毛義殆不足據故鄭箋直以柎鬯釋黃流蓋就毛

作箋亦卽從傳義而略變之以黃爲鬯之色要皆與玉人注義不同矣云國語謂之鬯圭者魯語云魯饑臧文仲以鬯圭獻王  
啓如齊告糴韋注云鬯圭祿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禮廟案  
川以祿鬯故謂之鬯圭說文玉部又謂之瑒圭大宗伯職及國  
語亦謂之玉鬯詳大宗伯及玉人疏云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  
者卽謂祭先王時用以灌也明堂位云灌用玉瓚大圭肆無灌  
義先鄭之意蓋訓肆爲陳與肆師之肆義同御覽珍寶部引馬  
注云肆陳之牲器以祭也先鄭義疑與馬同鄭鍔云鬱人和鬱  
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祿玉灌之陳之皆謂肆爲陳圭瓚陳於先  
王之前而用以灌祭故以爲肆者灌祭先王案鍔述先鄭義亦  
通云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者此破先鄭義謂肆與大

宗伯以肆獻裸享光王之肆義同以豚解體解牲解而祭之用  
謂祭爲肆肆解雖不用圭瓚而凡廟祭用成牲者皆有二裸故  
經以肆見裸也依後鄭義肆當讀爲鬯詳大司徒及小司說云  
爵行曰裸者賈疏云此周禮裸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  
曰裸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云漢  
禮賈槩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一尺舊本作二  
尺誤今據宋婺州本董本岳本正漢書楊雄傳張晏注云瓚受  
五升徑八寸形如盤其柄以圭有前流與漢禮略同御覽珍寶  
部引鄭阮禮圖與張說同惟云受四升與漢禮異疑誤賈疏云  
此據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宋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  
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柄四寸鄭注云二璋之勺形如圭

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璋者鄭欲因二璋勺見出圭瓚之形但二璋勺雖形如圭璋圭瓚之形卽此漢禮文其形則大二璋之勺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詒讓案詩旱麓箋說圭瓚黃金勺亦據玉人璋瓚爲說然則瓚樂皆以金爲之漢禮瓚樂下復有徑尺之樂乃以承上樂者與圭瓚不同器也又明堂位注云瓚形如樂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亦據漢禮爲說以金爲瓚而謂之玉瓚者詩旱麓孔疏云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案依孔說則玉瓚由柄得名其瓚勺自爲金質與鄭箋同此經云禘圭有瓚亦謂別有金瓚瓚與柄不同物也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爲瑩取殺於上帝疏圭璧以祀日月星辰者賈疏云祭日月謂若祭春分朝日秋

分夕月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雨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亦是也其祭法煙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謂禱祈而祭亦用此圭璧以禮神也金鸞云星辰與日月同用圭璧司中等疑亦如之注云圭其取爲璧者與上四圭同但彼爲四圭同著於璧此此一圭著於璧故直曰圭璧不言邸者順文便也經注並不著圭璧之色耳鄭崇義以爲色白視星辰則各隨方色未知是否云取殺於上帝者日月星辰在天神中卑於上帝故上帝用四圭此用一圭殺其獸也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疏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者賈疏云此祀山川謂若宗伯云北山

川丘陵各於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用此璋邸以禮神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箴注云致稍箴造賓客納稟食也以此而言則造贈賓客謂致稍箴之時造節贈之言贈則使還之時所贈賄之等亦執以致命耳案賈說未析此造賓客謂適賂玉人致稍節之事凡造至賓館而致禮皆是也而贈則爲賓行至近郊勞送之禮非致稍箴之時所贈也贈邸可儀諸公相爲賓之致贈凡天子待朝聘賓客若亦有之但侯國則聘使見於聘禮云筵行舍於郊公使賜幣如饗幣而覲則止束錦乘馬不以玉致其禮微殺若天子待朝賓則探詩大雅韓奕及樂記所贈有大路龍旂之等其禮甚盛蓋卽以璋邸射致之聘禮致饗箴唯云大夫奉束帛亦不以玉將命則用璋邸致者當唯

天子待朝賓乃有此盛禮聘客雖亦有郊贈恐未必用玉也王  
詳司儀玉人疏 注云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者上四望用  
兩圭此山川止用一璋璋既卑於圭數又減少是其禮爲殺廢  
日月殺於五帝也但四望亦是山川以其尊大故特殊異之心與  
地同玉此山川則謂中小山川不在四望之列者也陳前道云  
日月星辰天類也一圭邸壁山川地類也必一璋邸琮戴震說  
同案陳戴說是也賈推鄭義謂璋邸亦爲璧聶崇義說同夫之  
璧固不得有射也經注亦不著璋邸之色聶氏以爲色白視山  
川則各隨方色亦未知是否王氏訂義又引崔靈恩說祭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玉亦用璋邸射案司中等皆天神與邸琮象地  
不合崔說非是鄭司農云射剡也者玉人注云邸射剡而出也

說文刀部云剡銳利也戴震云琮八方言射者則角剡出黃以周云射卽玉人大琮射四寸之射案戴黃說是也琮本八方此有射者謂別剡爲銳角八出也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只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疏注云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者致至聲類同謂樹八尺之表而得景乃以土圭度其景之所至書堯典申命羲叔曰敬致致亦謂之底左桓十七年傳云日官居測以底日國語周語云立春日月底于天廟致底聲義亦相近致日卽大司徒

夏日至測景之美馮相氏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陰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卽其義也玉人注亦云度景至不以相推校此注次至字疑傳寫誤衍至不亦見大卜注凡景有進退藏縮是爲不至詳馮相氏疏賈疏云景之至否皆由人君之行所致若景不依道度爲不至是人君之行失若景依道度爲至是人君之行得故云知行得失若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分秋分於十五日而切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分爲長短不得與冬夏日景同景之至否亦知行之得失也論讓案漢書天文志云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

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開元占經曰占引洪範五行傳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爲寒暑若其失節暑過而長則爲寒退而暑短則爲燠人君急則暑進疾而寒舒則暑退遲而燠故曰豫燠急寒一日暑長爲潦暑短爲旱奢者爲扶扶者邪臣進正臣疏君子不足奸人有餘斯並行得失之驗也又通卦驗亦有占暑進退吉凶之法詳馮相氏疏云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者據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與此致四時日月正相應也云土地猶度地也者大司徒土方氏玉人注義並同云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者卽大司徒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是也以其景之分寸長短

校地中之景則知封域之方位及廣輪大司徒注謂日景千里  
差一寸非密率也賈疏輒據彼文謂一分百里今封諸侯無過  
五百里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其實不合有寸失之  
云鄭司農說以玉人賦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者此  
經本許土圭尺度故先鄭據彼補之云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  
者據大司徒文以舊本作所誤今據宋婺州本岳本注疏本正  
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土圭尺有五寸以求地中故謂土圭也  
與鄭義同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  
爲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  
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  
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

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  
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閭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  
又執以反命疏注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者杜以此  
珍圭字當與王所執鎮圭同天府職玉鎮亦通五等諸侯瑞玉  
言之故杜謂徵召諸侯之瑞節亦名鎮圭也徐養原云作珍者  
故書也作鎮者今書也鄭君仍從故書又案珍鎮同音然故書  
既借瑱爲鎮不應復借珍爲鎮故子春不曰讀爲而曰當爲以  
珍爲誤字也段玉裁云杜易珍爲鎮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未必有他用故鄭君不從謂王使之瑞節有名珍圭者詒譏案  
玉藻注引此經亦作鎮則鄭亦兼從杜讀與此注異云以徵守  
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者謂王使人徵召守邦國之諸侯則以鎮

圭爲節也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守邦國都鄙者案馬義亦與杜同杜不云都鄙者文不具也云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者漢書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鑄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又史記孝文紀索隱引漢舊儀云竹使符出入徵發後漢書杜詩傳上疏云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是竹使降於虎符故徵郡守用之也云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者此杜據鎮圭說徵守之義謂鎮圭爲天子之守圭取其爲一國之鎮與諸侯鎮撫其國同故徵諸侯則用之也云國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者此杜據鎮圭說恤凶荒之義小宗伯注云鎮安也因民不安其土故使使往

鎮安之也云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者明不當與王鎮圭同名也說文玉部云珍寶也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注云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是鄭意此五玉卽邦節以其亦用圭璋故此官與掌節同掌之二官相與爲官聯也云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者後漢書竇憲傳李注云依準也賈疏云案玉人琬圭琰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云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者後鄭說微守恤凶荒義與杜同大宗伯凶禮云以荒禮哀凶札以恤禮哀寇亂注云恤憂也此恤凶荒卽彼哀凶札不云哀而云恤者散文得通也又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注云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

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據彼注則凡召羣臣亦以珍圭不徒徵諸侯矣云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者以漢時使者至郡國必持節爲信與周利王使至邦國執瑞節事略同漢節形制如周之旌節與五玉不同鄭舉以况義耳詳掌節疏云恤者閭府庫振救之者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闕亦闕字凶荒須開府庫振救之故使人執珍圭以往也云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者掌節云皆有期以反節明使者執王之瑞節以往事竟歸時仍執此瑞節以反命於王也下凡瑞節皆同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節司農云牙璋琫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成遂諸侯成周疏牙璋者賈疏云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射

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不云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殺文飾摠而言之亦得名爲牙璋以其鉏牙同也以此而言此文云牙璋亦兼中璋矣若然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矣

注鄭司農云牙璋璋以爲牙者玉人注云有鉏牙之飾於璋側是也云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者以其鉏牙不平故云兵象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璋以徵召璋以發兵琮以起土功之事璋以發兵何璋半圭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班詵惟璋發兵與此牙璋同而義與先鄭異又說璋徵召琮起土功此經皆無文公羊定八年傳何注亦云禮琮以發兵璋以發眾璋以徵召說文玉部又以琮爲發兵瑞玉並與此經不同蓋別有所據云若今尚以編虎符發兵者御覽珍

寶部引馬注云牙璋若今之銅虎符與先鄭說同以發兵者王  
應麟云漢書齊王傳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  
也吳王傳弓高侯責膠西王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嚴  
助傳上曰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遮道助以節發兵會  
稽是也互詳掌節疏云立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者王使起軍  
旅治兵守時持此爲瑞節與珍圭以徵守恤凶荒同左哀十四  
年傳說宋公使向巢討向魑云司馬請瑞以命其徒攻桓氏杜  
注云瑞符節以發兵又襄二十五年傳鄭入陳司徒致民司馬  
致師司空致地蓋皆起軍旅之節故司馬請之致之也云兵守  
用兵所守者謂疆場有警治兵爲守禦也云若齊人戍遂諸侯  
戍則者春秋莊十三年經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

周禮正義 禮三十九

三千 楚風子禮本

五百四十八

杏左傳云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成之又昭二十七年左傳云十一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引之證此治兵守卽兵戍之事也璧羨以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爲度立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疏注鄭司農云羨長也者先鄭以羨爲延之借字玉人注云羨猶延爾雅釋詁云延長也是羨延同訓長也云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者徑長尺卽謂直徑尺也先鄭蓋亦以璧羨爲璧作橢圓形起度量之義詳玉人疏引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爲度者證徑長尺之度也云立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者賈疏云案爾雅內倍好謂之璧則璧體圓矣今云璧羨羨是引聲而言是爲長意故先鄭後鄭皆爲不圓也云蓋者此璧

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後一寸以益上下故玉人以爲上下一尺則橫徑八寸矣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壁琮以斂尸鄭司農云駟外有捷盧也駟讀爲駟疾之駟疏讀爲沙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琮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馬加之也駟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珠也以組穿縣六玉溝珠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壁琮者通於天地疏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者玉人駟琮字說文玉部作璠則此經故書疑亦或爲璠許訓爲琮鄭所不從詳玉人疏六玉詳大宗伯疏注鄭司農云駟外有捷盧也者賈疏云先鄭讀駟爲駟牙之駟故云外有

周禮正義卷三十九

三十一 禮記卷三十九

五十四

捷盧捷盧若鋸牙然後擗不從之也段玉裁云此疏駮牙之駮  
當作鋸牙之鋸玉人注牙璋有鋸牙之飾鋸牙卽說文金部之  
鋸鋼一作鋸鋸齒部作齧齧左氏傳作鋸吾捷盧若鋸牙然者  
周頌有警毛傳說文辛部皆有捷業如鋸齒之語故用此釋捷  
盧以釋鋸牙也案段說是也捷盧之盧疑與鑢同說文金部云  
鑢錯銅鐵也蓋謂刻玉分爲鋸牙若捷業鑢錯之形云駮讀爲  
駮疾之駮者段玉裁云駮疾亦捷字敏捷之意論讓案說文馬  
部云駮馬壯也駮疾蓋謂馬行疾也但駮疾與外有捷盧之義  
無會竊疑讀爲當作讀如此擬其音非釋其義也云疏讀爲沙  
者段玉裁云疏有魚模部沙在歌弋部漢人合音最近故讀疏  
爲沙云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珠沙除以斂尸令汁

得流去也者諺文眉部云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額  
理也蓋眉象額理因之凡琢刻成文理亦謂之眉眉又與增通  
刻玉爲容突界畫容者如地之溝渠突者如地之壟埳故謂之  
渠肩國語齊語云渠弭於有渚渠肩與渠弭音義亦相近段玉  
裁云沙除者猶後代人語云沙汰令去之言也於渠肩開沙除  
屍汁則重言璧琮之義無著故鄭君不易字云玄謂以斂尸者  
於大斂焉加之也者賈疏云以其六玉所與王爲飾明在衣裳  
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詒讓案王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而大斂  
禮隆陳器服尤備故知六玉所用在於大斂也左定五年傳季  
平子卒陽虎將以瑱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呂氏春秋  
安死篇亦述此事杜高注並以瑱璠爲右佩玉案彼以瑱璠斂

當卽人君以玉斂之禮杜高說並非也云駟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者說文衣部云褻以組帶馬也駟玉與帶馬皆以組聯綴其義同故後鄭讀從之玉人駟琮卽亦讀爲組駟組並從且聲故云聲之誤云渠眉玉飾之溝珠也者呂氏春秋上農篇高注云渠溝也御覽天部引元命苞云王之爲言溝刻也宋均注云溝謂作器案溝珠謂玉之珠刻容突文漢書律厯志孟康注說竹節爲溝節與此相類後鄭此義與先鄭略同賈疏云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肩珠案依賈說則六玉皆有孔諦審終注義似唯疏璧琮有孔其餘四玉則有渠肩而無孔賈說未瑋琮八方有好詳大宗伯疏云以組穿縣六玉溝珠之中以斂尸者縣黃丕烈校改連是

也注例用今字詳大宰疏說又系部云組綬屬也案組卽織成之綬林以之穿聯六玉取其斂時易於繫綴莊子列禦寇篇云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連壁卽以組身聯之壁又墨子節葬下篇說送葬云綸組節約疑亦謂此也云圭在左璋在首琮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者賈疏云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琮北方璜東方圭彼六玉以膺神故喪斂之玉象之亦取神明之義詳司盟疏賈疏云彼上下不用璧琮此中有璧琮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

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爲陽腹爲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說文去部云疏通也後鄭讀疏如字蓋與明堂位疏屏疏勺義同月令孟春其氣疏以達注云器疏者刻鏤之有司徹疏也注亦云匕柄有刻飾者謂六玉之內唯璧琮更刻鏤之使兩面疏通以二玉象天地故特殊異之也璧琮皆有此別於肉閒疏刻爲小空與好不同詳大宗伯疏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其聘女則以納徵焉疏穀圭以和難以聘女者和難上唐石經祝以字今從宋本補此卽玉人云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是也賈疏云難謂兩諸侯相與

爲怨仇王使人和之則執以往故執善主和之使善也聘女亦是和好之事故亦用善圭也 注云穀圭亦王使之瑞節者義與珍圭牙璋同云穀善也者爾雅釋詁文御覽引馬注云穀圭七寸穀善義與鄭同云其飾若栗文然者蓋與穀璧同云難仇讎者謂人注云難相與爲仇讎公羊傳二十七年何注云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者復故罪卽和難之事云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者宣四年左傳文杜注云莒鄭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是也云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左傳文十七年周甘駟敗戎於郊垂成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杜注云平郊垂之役引之者亦證和難之事也阮元云瑕嘉釋文作段嘉云本又

作琬亦作假案段音假古字也云其聘女則以納徵焉者玉人

注云納徵加於束帛案納徵詳媒氏疏賈疏云昏禮有六五禮

用鴈納徵不用鴈以其有束帛可執媒氏職庶民用緇帛五兩

士昏禮用三玄二纁天子加穀圭諸侯加以大璋大夫與士同

故知納徵也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

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

命事焉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

芒故以治德結好疏琬圭者卽玉人云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

此不云纁亦文不具注云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者與珍圭牙

璋穀圭同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者謂有慶賞之事公羊隱七

年同注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管子大匡

篇云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蓋卽此治德之事與  
大行人間問異也云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旣而爲壇會之使大  
夫執以命事焉者賈疏云時見曰會諸侯來與之會時聘使大  
夫來王遣使大夫往會焉解經結好也此卽大宗伯時聘無常  
期一也案依此注及下注說則鄭謂聘親時有命大夫與侯國  
大夫壇會之禮蓋與春秋王人與侯國大夫會盟事略同賈小  
祝疏卽隱據此以釋小會同此與大行人以會同爲君禮之文  
不合則春秋衰世之法不可以釋此經也竊疑此琬圭當是時  
聘時王於常禮外以事使卿大夫至賓館命之則執之以爲信  
不必有壇會之事也小祝小會同亦非卿大夫之禮詳彼疏引  
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者證經結好卽彼時聘時事

也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以治德結好者以治德結好舊本並作治德以結好今據宋岳珂本正賈疏云對下文珍圭有鋒芒者也案御覽引馬注云琬圭九寸琬順也又後鄭玉人注云琬猶圓也圓卽無鋒芒有鋒芒則前鑿而不圓矣說文玉部云琬圭有琬者蓋文有說誤戴震云琬珍之名以剡上之寸半爲則也凡圭直剡之偈句磬折上端中矩琬圭穹隆而起宛然上見爾雅宛中宛上上有上爲宛上宛中隆並此義案互詳玉人疏珍圭以易行以除慝珍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珍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立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旣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覲以除邦國之慝疏注

云珍圭亦玉使之瑞節者亦與珍圭義圭琬圭同鄭司農云珍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者珍與剡聲類同蓋亦取銳利之義說文金部云銳芒也籀文作剡珍與剡聲義亦相近說文又云鋒兵端也鋒卽鑿之俗凡圭皆剡上而此圭所剡角度尤銳故玉人云剡圭判規謂左右剡坳而下如坳之判卽是有鋒芒也周書王會篇云四方玄纁璧珍孔注云珍珪也有鋒銳凡鋒芒則有傷害故爲征伐誅討之象云故以易行除隱易惡行令爲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者喻黃丕烈據道右懷方氏揮人大行人注校改論是也晉師注云隱惡也玉人注云珍圭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又訓人和難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注亦以瑞節爲珍圭並易行除隱之事也

云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覘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者賈疏云此卽大宗伯云殷覘日視謂一朞朝之歲也但上文治德與此經易行據諸侯自有善行惡行王使人就本國治易之結好與除惡皆諸侯使大夫來聘亦王使大夫爲壇命之爲異也鄭知使大夫來皆爲壇者約君來時會殷同爲壇明臣來爲壇可知也案此瑛圭亦當是殷覘時王以事使卿大夫至賓館命之執之以爲信鄭賈壇會之說未塙引大行人職日殷覘以除邦國之慝者證經除慝卽彼殷覘時事也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其其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禋圭之屬疏太祭祀者卽上經祀天地肆先王亦兼有祀日月星辰山川等云大旅者卽旅上帝四望云凡賓客之事者卽禱及造贈等是也云

其其玉器而奉之者賈疏云送向所行禮之處也 注云玉器  
謂四圭祿圭之屬者賈疏云禮神日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是  
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兩圭圭璧琯闕之等也大喪其飯玉  
含玉贈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藪及在口中者雜  
記日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  
六幣璧以帛疏大喪者賈疏云謂王喪兼有后世子在其中以  
其更不見其后世子之故也案詳宰夫疏云共飯玉含玉者此  
與玉府舍人爲官職也賈疏云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梁大夫  
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梁諸侯之士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  
同時此卽禮記檀弓云飯用米貝不以食道鄭云食道黍米貝  
美是也含玉者則有數有形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

蓋士二貝者鄭云夏時禮以其同用具故也周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飯俱時行之案玉府已云大喪其含玉此又言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詒讓案飯含所用古說多異雜記說天子諸侯大夫士皆飯貝鄭彼注云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白虎通義崩薨篇云哈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禮緯稽命徵云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以珠哈以璧卿大夫士飯以珠哈以貝雜記孔疏引禮戴說同此並謂天子飯含用玉與此經義合至說苑修文篇云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公羊文五年何注云含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

也文家加飯以稻米御覽禮儀部引春秋說題辭說同惟碧作  
璧字通諸文紛舛蓋所聞之異孔廣森云周禮天子不飯貝故  
典瑞曰大喪其飯玉含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爲二事雜記諸  
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  
達於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案孔  
謂天子至大夫含皆用玉是也左成十七年傳云子叔聲伯蒙  
食瓊瑰哀十一年傳云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並大夫含用玉  
之證孔疏謂大夫不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  
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殆不足據凡諸家說飯含或以珠者  
亦卽玉之小者鄭注所謂碎玉以雜米者不必蚌珠也惠士奇  
云珠者玉之圓好如珠卽玉府之珠玉也案惠說是也莊子外

物篇引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呂氏  
春秋節葬篇爲說厚葬亦云含珠鱗施是卽飯含有用珠之證凡  
飯以碎玉含以小璧此經及禮緯戴說皆分飯含爲二事區別  
甚明荀子禮論篇云飯以生稻哈以槁骨楊注云槁骨貝也彼  
似據士禮言之士喪禮云飯以米貝是舉飯以咳含非士無含  
也但禮緯及戴說並謂士飯亦用珠則於經無文未知槁否至  
飯玉小於含玉而與含玉同實尸口故散文亦得互稱諸書或  
舉含以咳飯或稱飯而略含於義並不戾也云贈玉者賈疏云  
案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卽天子加以玉是贈先  
王之物也 注云飯玉碎玉以雜米也者舍人云喪紀其飯米  
是大喪飯亦用米故知飯玉亦碎之以雜米也凡天子飯含之

米蓋皆用黍詳舍人疏云含玉柱左右齟及在口中者者齟釋  
文作顛云儀禮作齟案既夕記云寶貝柱右齟左齟說文無齟  
字阮元云齟字不古當是儀禮本作顛謂齒之盡處牙車也賈  
疏云案士喪禮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  
既言左右及中明知柱左右齟及口中鄭彼注象生時齒堅以  
此而言士喪禮用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  
玉大夫用五玉若然大夫以上不徒柱左右與中央耳又賈既  
夕禮疏云左齟右齟謂牙兩畔最大者云雜記曰含者執璧將  
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者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  
鄭彼注云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賈疏云彼是諸侯薨  
鄰國遣大夫來弔并行含祔賜之禮諸侯用璧天子雖用玉其

形無文故取諸侯法以況之天子亦爲璧形而小以其入口故知小也金鶚云鄭謂五等璧有大小疑當依命數公九分侯七分子男五分天子之玉一寸二分不必爲璧制然經無明文未可定也云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者大宰注云贈玉既芝所以送先王賈疏云以既夕禮云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案束帛謂玄纁也既夕禮云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注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雜記注引彼文束下有帛字賈所引與雜記注同凡玉器出則其奉之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奉之送以往遠則送於使者疏凡玉器出則其奉之者此

與玉府內府爲官贖也 注云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者以上  
經云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其其玉器而奉之大典禮所用  
玉器已具於彼此又云凡玉器出明惟據好賜而言賈疏云天  
府云遷寶謂徙國都此不言遷直言出故知王所好賜之者也  
云奉之送以往者天府注云奉猶送也所賜在近則典瑞親奉  
玉器往送致之也云遠則送於使者者典瑞王官自有職守不  
得遠出若王所好賜在遠則王自使人就賜之典瑞則奉玉器  
送於使者不自往賜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  
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五  
文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疏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

五等之命者此卽小宰八成聽祿位以禮命之事儀卽禮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義卽本此經 注云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者賈疏云此五儀有三等之命命雖有同者其儀皆異若然大宗伯注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是命異儀卽異此則命同儀有異於義重者但大宗伯經云九儀之命據九等之命爲九儀故注每命異儀是命異儀卽異經云掌諸侯之五儀卽是據五等之爵爲五儀是以命同儀有異此乃各有所據於義無乖也云五等謂孤以下四命

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者賈疏云此經諸臣五等在諸侯之下則還據諸侯之下臣有五等而言諸侯之下既無四命以至五命明臣有五等通不命也是以皆據下文諸侯諸臣而充此上之數也故下文諸侯下說大國孤四命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已下如公國五命三等論讓家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前五等卽此經之五侯後五等分士爲二等而無孤與此下文不合故鄭不據彼爲釋鄭知此諸臣五等之命不據王臣者以王臣位尊加命卽爲諸侯則得上闕五儀且下經言王臣唯三公卿大夫三等加以士亦止四等若依命數分士爲三則又成六等與經並不合司服說五等諸侯服後亦卽

繼以侯國諸臣之服不及王臣明王臣禮服視命爲差已賅於  
五侯五等之中兩聯義可互證也云或言侯或言命互文也者  
此諸侯言五侯下文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是則諸  
侯之儀亦視其命也此諸臣言五等之命下公之孤四命以下  
亦言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賦其命之數是諸臣之命亦含有  
儀明儀與命相將經互文以見義也云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  
讀爲儀者肆師注同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  
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上公  
諸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國家國  
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

方七里宮方七百步于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  
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疏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者以  
下正諸侯之五儀也自此至職末大戴禮記朝事篇文並同車  
旗旗彼並作旌義同此據畿外諸侯之命皆以奇爲數王制云  
三公一命卷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  
命案三公加命與上公同次國之君卽侯伯小國之君卽子男  
也說與此同注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者  
明三公八命不作伯不得加命稱上公也大宗伯九命作伯注  
義亦同此卽掌客經並以三公與上公內外相對爲文鄭以經  
有爲伯之文故并合釋之加命者卽下文三公八命出封加一

等是也二伯詳大宗伯疏三公詳地官敘官考工記總敘疏云  
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者此九命上公之正名雖不作伯亦得稱  
上公也公羊隱五年傳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賈疏  
云案孝經辨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若然宋公爲  
殷之後稱公春秋之代杞爲夏後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者杞  
君無道或用夷禮故貶之而不稱公也若虞公號公非王之三  
公出封亦得稱公者此殷時稱公武王滅殷虢無適可退無  
功可進雖周之親戚仍守百里之地而稱公也自外雖是周之  
同族有出封惟稱侯伯而已是以魯晉鄭衛等皆稱侯伯鄭注  
申申云王子母弟雖爲侯伯盡服如上公乘金路是也云國家  
國之所居謂城方也者說文一部云家居也國之所居卽都城



命者以五爲節又案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瀆適與城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諸侯以其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據此二文而言則周之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也若周天子十二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鄭不言異代者以其無正文不敢臆言也是以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雉長三丈百雉五百步大都三之一則鄭是伯曾城有千五百步爲五里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立一解也鄭又云鄆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是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案坊記注云

子男之城方五里與此注同孔疏引鄭駁異義云天子城九里  
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又詩大雅文王有聲  
孔疏引駁異義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則又以侯伯之城爲方五  
里與此注異賈所引鄭說鄭伯城制又與駁異義不同未詳所  
據天子諸侯城制之差當以書傳注前一解爲正此注及詩箋  
說並非是金鶚亦謂天子城當九里又云典命國家固是言城  
然不必謂城方也匠人言旁三四是天子城十二門月令季春  
之月田獵置罟羅網畢罟設獸之藥毋出九門月令爲呂氏所  
收或雜入秦制秦本伯魯而借擬上公故城設九門太平寰宇  
記古魯城凡有七門魯侯爵其城門七餘可知矣凡天子十二  
公必九侯伯七子男五城門亦宜然然則典命國家以城門言

也案金說近是又案此注說公官方九百步以下亦無正文鄭各依命數差之以此上推則天子宮宜方千二百步戴震焦循則依匠人天子城方九里謂宮當方九百步其說甚塙依彼降殺則公宮當方七百步侯伯宮當方五百步子男宮當方三百步鄭此注所說皆宜遞減而經言宮室以命數爲節或亦當別有所指與又禮書引尚書大傳說天子堂廣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士三雉亦與命數不相應彼文亦疑有外誤並詳匠人疏云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者彼職文有上公樊纓九就建常九旂等卽此經之車旗又有冕服九章等卽此經之衣服又有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等卽

此經之禮儀以彼文等數詳備故以爲釋王之三公八命其卿  
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亦如之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  
一等衰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  
耳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疏王之三公八命其卿  
六命其大夫四命者此明王臣之禮命與諸侯五儀相擬也凡  
畿內諸臣之命皆以偶爲數加命則有奇數孤命數經無見文  
賈後疏謂孤同卿六命曾子問孔疏說同通典賓禮引高堂隆  
說則謂天子之孤七命金鶚云以公之孤四命卿三命推之王  
朝孤當與三公同八命案以上三家說皆得通疑當以高堂隆  
說爲長蓋孤卽冢卿其次當如卿而加一命故卿正六命而孤

則加爲七命猶之二公正八命作伯則加爲九命卽其比例也  
說文鳥部引周禮孤服鷩鷩冕服七章與七命正相應疑隆  
實本此經舊師遺說或出許鄭以前矣互詳大宗伯司服疏云  
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者明王臣有出封之法加等卽與上文上  
公以下同也云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亦如之者謂以八  
六四爲節皆如其命數以鄭義推之則采地之城三公方八里  
卿方六里大夫方四里也宮則公方八百步卿方六百步大夫  
方四百步也車則公貳車八乘馬纒八就卿貳車六乘馬纒六  
就大夫貳車四乘馬纒四就也旗則公八旂卿六旂大夫四旂  
也禮儀則公介八人禮八牢朝位八十步卿介六人禮六牢朝  
位六十步大夫介四人禮四牢朝位四十步也但依此經衣服

亦如命數而司服冕服無八章六章四章之衣賈司服疏云凡天子冕服有章者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則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爲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鷩冕毳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縮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立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案賈說冕服大章之外章別有小章如命數其說於古無徵然毛詩唐風無衣云豈曰無衣六兮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旌衣服以六爲節據毛詩則似王朝卿自有六章之衣孔疏云三公服毳冕孤卿服緇冕大夫服立冕司服注云緇冕衣一章裳二章然則緇冕之服正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

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誤天子之服隆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孔廣森云典命言衣服之數皆如命數詩曰豈曰無衣六兮左傳鄭伯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則服章有以偶者矣蓋二公八命衰而八章孤卿六命鷩而六章大夫四命毳而四章且王之士亦常有冕上士三命服亦三章中士二命服亦二章下士一命服亦一章案孔說是證詩義但王朝諸臣之服司服無明文孔氏所解與詩疏不同據詩士風大車傳云毳衣大夫之服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服毳冕以決認則毛不謂天子大夫正服毳冕王制云二公一命卷則三公加命乃服衮木服當爲鷩冕以此差之則公孤當同鷩冕卿當毳冕大夫與上士當希冕中下士當皂

冕無衣疏謂三公毳冕孤卿綿冕大夫玄冕固非孔廣森陳氏  
謂三公袞冕卿鷩冕大夫毳冕亦加服非正服也至其章數以  
詩禮參互推之蓋三公服鷩冕八章孤亦服鷩冕而七章卿服  
毳冕六章大夫服希冕四章上士亦服希冕而三章中士服玄  
冕二章下士亦服玄冕而一章若然則五冕之服章數蓋皆有  
奇有偶鷩冕有七章八章毳冕有五章六章希冕有二章四章  
玄冕有一章二章皆奇偶兼備乃得與命數相應臣服袞冕雖  
以九章爲至隆而王自有十二章之袞是亦得備奇偶之章矣  
如是則與禮命詩文符合無迂僞得其義也三公孤鷩冕及士  
亦服冕詳司服及大宗伯疏 注云四命中下大夫也者以經  
但言大夫四命不云中下有異故知同四命也先鄭則謂四命

者專屬中大夫下大夫則三命詳大宗伯疏沈彤云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不分二等之明微云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者賈疏云其王朝公卿大夫亦有舊在畿內有采地之封是封畿內者也今乃封於畿外在八州之中諸侯也詒讓案據小司徒載師往王三公采地大都百里賜采地小都七十里大夫采地家邑五十里是三公采地僅管畿外男國之地卿大夫采地又減焉故必出封畿外公始得受五百里之地卿始得爲侯伯受四百里三百里之地大夫始得爲子男受二百里百里之地而命各加一等也毛詩傳說天子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卽本此經汪龍云毛正謂王朝大夫出封爲子男乃得服毳冕也疏申傳義乃曰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

侯誤矣案汪說是也孔疏以出封爲出於封畿不徒與此經義  
悟亦未達毛惜矣云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  
者賈疏云王朝公卿大夫無功可進無過可退者不得出封以  
知加一等爲前而之君者是褒有德也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  
也鄭不言三公者雖出封加命爵仍是公不異故不言也案白  
虎通義攷騫篇云大夫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  
成封百里班說亦與鄭賈義同惟所說三等封國里數並依今  
文五經說與大司徒經不合耳云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者  
謂公卿大夫未出封及五等諸侯入爲王官者在朝廷服各如  
其本命數賈疏謂鄭意出加人則不加不減是也詩王風大車  
箋云古者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此

卽賈人不知不減之說彼孔疏引鄭志答趙商亦云諸侯人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互詳大宗伯疏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序官有三等之士此文不見故以意推之必知士有三命以下者見經大夫四命四命以下唯有三等之命故也然公卿大夫以八命六命四命爲陰爵者一則擬出封加爲陽爵二則在王下爲臣是陰官不得爲陽爵故也下士既無出封之理又極卑賤故有三命一命爲陽爵無嫌也案賈說非也自虎通義攷黜篇云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是士亦有出封之法經注文不具耳通典職官云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大夫以下德盛者出則爵命並加士則德未周滿俱得進命不

進爵也是以卿出則爲侯伯大夫出則爲子男皆爵命並進士  
出爲附庸但得進命故附庸之君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  
附庸之君名也杜說亦與班同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  
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誓猶命也言誓  
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副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  
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  
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  
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疏凡諸侯之適子誓於  
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者於經例當作于唐石經及  
各本並誤此明五等侯國世子之禮亦與五儀相擬者也凡經  
例皆稱王此云誓於天子者對諸侯之稱曲禮云君天下曰天

子是也彼孔疏引五經異義云易孟京說王美稱天子爵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鄭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春秋成八年經云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公羊何注云王者號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白虎通義號篇云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何班並從易說通校全經六篇稱天子者惟此及司弓矢校人玉人弓人五職皆以對諸侯大夫士爲文蓋與曲禮春秋義略同非接上事天之號至古周

禮說以天子爲非爵邸所不從既無關經義可存而不論也此  
經見諸侯世子禮差之等其王世子禮無文蓋亦當下王一等  
詩召南何彼襍矣敘說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下王后一等則  
世子之降於王亦不逾一等明矣云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者  
猶大行人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彼注云繼言  
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此諸侯之子繼子男亦謂子  
男禮畢諸侯子乃前其位則與子男同春秋釋例云此謂公侯  
伯子男之世子出會朝聘之儀也繼子男之末命數相準故也  
注云誓猶命也者說文言部云誓言約束也案約言爲誓引申  
之凡策命有誥戒之辭亦得謂之誓賈疏云諸侯世子皆往朝  
天子天子命之爲世子故以誓爲命也案賈說是也國語周語

周禮正義禮三十九

五季制天子廟本

五百四十七

云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注云以爲太子此卽諸侯  
適子見天子天子命爲世子之事所謂誓也春秋釋例云誓者  
告於天子正以爲世子受天子報命者也未誓謂在國正之而  
未告天子者也杜據春秋以後諸侯世子無見天子之事故不  
待見而命非古制也誓朝事記並作省案省誓義亦略同大傳  
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貽及其高注蓋以施命言之謂  
之誓以泄視言之謂之省省於其君猶省於天子也連言之則  
曰誓省玉藻云唯君有黼裳以誓省誓省亦謂施命泄事也誓  
命省視皆爲嘉善之事故鄭大傳注云省善也於義亦通而玉  
藻注讀省爲櫛則未屬云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櫛子  
不易也者謂以櫛子故殊異其文不曰命而曰誓公羊傳二年

傳穀梁信九年傳孟子告子篇並載齊桓公命諸侯云無易樹  
子公羊何注云樹立木正辭無易木正當立之子是其義也云  
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者穀  
梁傳云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  
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案鄭謂曹  
世子行國君之禮蓋卽據穀梁伉諸侯之禮之文但依此經則  
世子得指君曹世子來朝左氏亦以爲禮而穀梁以爲非正公  
羊亦謂譏父老子代並與此經義異左傳孔疏引何休膏肓以  
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獲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  
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又引  
蘇寬云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甯是

安居父位然則鄭不以用國君之禮爲非依此經及左氏義也  
彼左傳杜注及釋例說則曹世子乃未誓而攝其君者鄭意當  
與此同此引之者證世子得攝君不謂已誓也荀子正論篇云  
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明諸侯有父  
老子攝之法足證嚴膏育義云公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  
子如子男而執璧者此並謂已誓者也禮各下其君一等則公  
之子不得執桓圭而降執侯伯之信圭男圭侯伯之子則不得  
執圭而降執子男之穀璧蒲璧也賈疏云以其上公九命侯伯  
七命子男五命經云下其君一等明依命數爲降以知義然也  
若公之子如侯伯在侯伯下侯伯子如子男在子男下也云子  
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者子男之

子適已誓未誓二者而言未誓者則專屬公侯伯之子言之子男之子雖已誓以下父一等則不得執璧公侯伯之子未誓則不止下父一等故與子男之子同執皮帛次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卽子男也若然則子男之子已誓未誓禮無差等所謂禮窮則同也必執皮帛者比於孤卿大宗伯六等孤卿執皮帛其名制等差具於彼注此經諸侯適子未誓者之執其飾帛當與公之孤同用豹皮書舜典三帛僞孔傳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孔疏引王肅注亦同則諸侯世子所執之帛與公之孤附庸之君異色依大宗伯注凡帛悉爲璧色纁無纁玄黃之別王孔說疑不足據又依王孔說附庸之君亦執帛哀七年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注云附庸執

帛孔疏云以世子既繼子男附庸亦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附庸無爵雖不得同於子男其位不卑於世子與公之孤也諸侯世子各稱朝附庸亦稱朝是與世子相似故知執帛也且附庸是國此言執玉帛萬國因而執帛唯附庸耳案此經注並不言附庸所執當據王孔杜諸家說補其義也又此經亦無附庸之君命數左傳隱元年疏及通典職官並謂附庸四命是也云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言此亦主子男之子與未誓者言也若公侯伯之子已誓者其賓之當亦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賓之以上卿之禮故左桓九年傳云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杜注云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案杜謂

各當其國之上卿者謂公侯伯之子未誓則依賓公侯伯上卿之禮子男之子無論已誓未誓則一依賓子男上卿之禮是也御覽皇親命引服虔亦云曹伯有故使其太子攝而朝典命曰諸侯之嫡子攝其君未誓於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如諸侯之上卿之禮也上卿出入三積殮三年奉二牢一享一食宴之也此卽杜所本鄭意當與彼同賈疏云若行朝禮擯介依諸侯法其饗餼饗一與卿同也此經誓與未誓皆據父在而言若父卒後得誓者皆得以諸侯序以無父得與正君同故也是以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引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又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以下於召陵陳子在鄭伯上則

是得誓者與諸侯序也若未誓則亦當執皮帛也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同周制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疏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者以下辨諸臣五等之命也公之孤命擊蓋下子男一等而禮略同云其

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者大戴禮記朝事篇壹作一案壹一古今字此經五等侯國孤卿大夫士命數尊卑之差並升降以一等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又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案王制文與此經差異依此經公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王制則大國卿三命下卿再命大夫一命此侯伯卿大夫命與公同王制則以侯伯爲次國無卿大夫命數之文彼注以上下文約之謂次國卿二命下卿及大夫並一命與公異此經公有孤卿二等侯伯子男並止卿一等王制則卿有上中下三等此大夫並止一等而王制則大夫有上下二等並差倍不合

故鄭彼注亦引周制以明其異孔賈疏並謂彼爲夏殷禮亦無  
爲證孫希旦云左傳晉侯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  
先茅之縣賞晉臣以一命命卻缺爲卿魯季平子叔孫昭子初  
以再命爲卿及伐莒克之更受三命是公侯伯之卿以三命爲  
極而其初升者或惟再命及一命也子男之卿以再命爲極而  
其初升者或惟一命也案孫說是也王制與此經文雖不同義  
實互相足左襄二十六年傳亦說鄭賜子展三命之服子產再  
命之服是侯伯之卿自有再命壹命者蓋初命爲卿命數皆減  
與大夫同加賜乃得三命此經唯云卿三命者據其最貴者言  
之實則公侯伯卿不必皆三命而大夫士亦不必皆再命壹命  
可類推也云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者視朝事

記作視案既視亦古今字許大宰疏賈疏云諸侯之臣有四命  
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而經云各既其命數者若宮室之等四命  
者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旂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二爲節再命  
一命者亦以命數爲隆殺也但大夫玄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  
黻而已衣無章故得玄名也則冕亦象衣無旒其士服爵弁並  
無章飾是以變冕言爵弁也諸侯之大夫一命以上卽有貳車  
士雖一命亦無貳車天子之士再命以上可有貳車也案依賈  
說衣服章如命數則孤服緇冕當四章卿大夫服玄冕有一章  
二章之差亦奇偶兼備與王臣服章用偶數同也又一命以上  
宮室車旗等皆依命數爲差其不命之士亦有宮室蓋與庶人  
同若其車及旂旂衣章等皆無也少儀云貳車者上大夫五乘

下大夫三乘鄭注云此蓋殺氣也周禮貳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卽據此經爲說又旣夕禮云薦馬纓三就注云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天子之臣如其命數依彼注說則侯國孤卿大夫士馬纓同三就不依命數與王臣異也注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此孤是大國之臣故仍列卿大夫之位與上諸侯適于未嘗繼子男卽列諸侯之位者異也賈疏云知義然者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人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視小國之君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以聘享更自以其贊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其他謂貳車及介半

禮賓主之閒，將幣，醑饗食之，之數，以此而言，則以皮帛者，亦是更以贊見。若正聘當執圭璋也。若然，彼云繼小國之君，謂執皮帛次小國君後，則與此注列於卿大夫位一也。此言既小國之君，注云而禮如子男，則彼其佗，既小國君，并彼注貳車及介以下，是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者，先鄭以經侯伯子男，並有卿而無孤，知得置孤爲上公也。孤大射儀謂之諸公，後鄭注亦云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義與光鄒同。引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者，證孤得視小國之君也。賈疏云：案昭二十二年左傳云：叔孫婁爲晉所執，晉人使輿邾大夫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服回在是，其事也。若然，先鄭引魯

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得名卿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並六卿與三孤爲九卿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魯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者魯爲州牧立孤與公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爲之故叔孫婁自比於孤也云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以下引證五等國所置卿大夫士凡數及天子命之之法鄭彼注云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案三卿卽大宰所謂設其參也詳彼疏賈疏云案王制之文多據夏殷此命卿亦是夏殷法故彼下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應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云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以此言之則大國卿三命次國卿與大國下卿同再命小國卿與大夫同一命彼注卽引

此周禮命卿大夫之法以證與古不同之義若然此引彼夏殷  
命臣法周禮諸侯卿大夫命雖與古不同五等諸侯同國皆有  
三卿得天子命者與夏殷同故引之若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  
子者上卿則命數足矣中卿天子再命已君加一命亦爲三命  
下卿天子一命若夏殷已君加一命二命足矣周則已君加二  
命爲三命足矣案賈謂周大國三卿皆三命非也此經卿三命  
乃專據上卿言之不關中卿以下詳前云下大夫五人者卽大  
宰所謂傅其佐也亦詳彼疏賈疏云王制不言命數者並不得  
天子命夏殷並已君加一命周則大國之大夫再命也云上士  
二十七人者賈疏云夏殷之士不命其二十七士亦應有上九  
中九下九而皆云上士者亦是勉人爲高行故摠以上士言之

也案賈誦上士二十七人爲上九中九下九亦據王制注義然  
依鄭大宰注則侯國士不止二十七人詳彼疏云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賈  
疏云上卿天子二命已君不加中卿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下  
卿天子不命已君亦加二命爲再命故云一卿命於其君是次  
國之卿皆再命也若周禮次國卿並三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義與大國同也案賈說亦非也次國三卿亦不必皆  
三命詳前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  
人者鄭彼注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  
文似誤脫耳或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案鄭以彼上文說大次  
小三等國賈大夫位次相當小國亦有二卿明此二卿疑有誤

脫大宰設參亦通五等侯國言之賈疏云若依此三卿解之則  
三卿之內一卿命於天子爲一命二卿命於其君亦各一命亦  
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上同也若周禮小國三卿皆  
再命亦一卿命於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爲再命二卿命於其  
君不得天子命並已君再命矣又周法次國五大夫亦與大國  
五大夫同再命小國下大夫五人各一命其士公侯伯之士同  
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與夏殷同此文是也大司馬云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者謂得天子之命者得爲軍  
將也案賈說亦非也次國之大夫小國之卿亦不必皆再命詳  
前疏

周禮正義卷二十九終